



增補孝經書

口仁12  
1383  
/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	
經書	
第	16 號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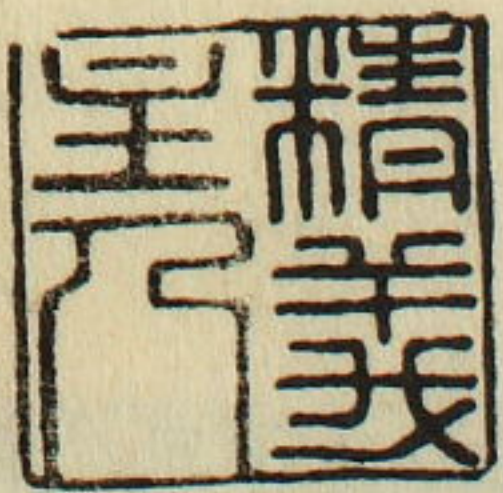




門口  
1583  
卷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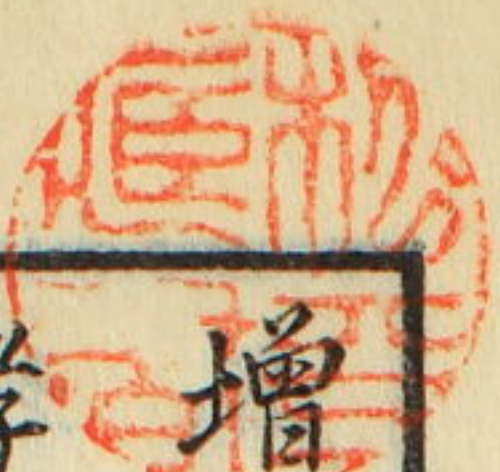
# 增補孝經彙註

精義堂藏板



增補孝經彙註叙

孝經有古今文異主古文者則非今文主今文者則非古文論辨紛亂不能歸一然去其章第以讀之不過只一字二字之增減與古文有闕門一章之多而已其他之經者何嘗有異哉宋黃慈溪諸儒亦既有是論而孔氏原本固無章第矣余故常要獲去章第以一貫說下之注書既久之然古今註家大抵訓釋文字解說義理





耳而不免支離蝕經也乃與至德要道之義相  
及矣亦憂之久之曾得明江元祚所刻今文孝  
經彙注以閱之是乃無章第其彙注云者刪輯  
子衡朱鴻氏初陽孫本氏澹然虞淳熙氏三子  
之註書者也熟讀玩味數日卒業乃掩卷嘆曰  
以孝貫萬善以良知貫孝以太虛統良知而天  
地聖人易簡之道於是偶獲之焉遂償宿志不  
亦幸乎因復竊考朱孫虞三子之註益以陽明

王子及楊慈湖羅近溪三賢所說之孝似為其  
根柢者而後又購石齋黃公孝經集傳以讀之  
其大傳也雖以論孟及儀禮大戴小戴禮記錯  
綜為緯而至其特釋是經之小傳則亦易簡而  
一貫與朱孫虞三子之說相類焉而如黃公則  
真能移諸君而忠故匡救其惡遂以中心所藏  
之愛獻身殉難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實有明  
一代之孝子忠臣矣雖南宋文謝豈出其右哉



固不可與口耳經文者同年語也而其學淵源亦自姚江來姚江者祖述孔子憲章孟陸而慈湖之學自陸子來若夫近漢即亦姚江之私淵宜哉夫數君子雖各異世殊時而其所以說孝之簡易一貫微旨真義彼此同揆後先合符余故欲同刻諸說以授我後之蒙士而奈何王子慈湖近漢三子無說全經之書也不得已而特採黃公之小傳以增補諸彙註而其大傳則不

採入焉以有浩博望詳之歎故也然復選王子慈湖近漢三賢之說若干乃別標於其上而又以鄙說一二疏經及傳註者為按語刻諸家塾書肆某等傳聞之來請曰彙註既在孝經大全中而和版嚮既燒亡矣其間出于坊間者乃其燒亡之餘物而僅一如此人雖願觀之安可容易獲之黃公之孝經亦未嘗有翻刻者也故與刻之家塾不如刻諸書林以弘流傳也是以相



謀梓之云余因思孝者不學不慮之性而存于人心者也然在士人猶有行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者况日用而不知如百姓者焉知孝即為善良知即孝太虛即良知而一貫之義乎哉然則必有小視之者焉有小視之者則要君而無上者非聖人而無法者非孝而無親者往必出矣雖草茅如我者竊不可不憂患之也故慮不及再即許其請而與其稿本焉時一友諫

曰此書流傳海內觸世儒之目則必有起其好名之誣者矣然則毀傷不但逮子躬亦毀傷父母之名即徑曰士有爭友身不離於令名故不敢不告曰好名之誣我豈敢辭倘海內之人因之學焉有如黃公者一人勃起則亦當為維持風化裨益政教之大助者也夫如此則毀傷我躬所甘心也父母有靈亦奚恨其名之毀傷哉今雖不用君子之爭然梓其志云而不日刻就



書肆請序題之簡端嗚呼一友之先見誠卓矣  
而我所欲有大焉者自非皇天之鑒是肝膈孰  
能孚之也哉噫

天保甲午冬十一月南至日大鹽後素題于  
洗心洞



門人松本乾知書

引用姓氏

彙註

朱氏鴻字子漸

孫氏本字初陽

虞氏淳熙字澹然號道園

右三子各明末人

增補

黃氏道周字幼安號石齋

明末人其事跡詳于明史及南疆繹史



標釋

楊氏簡字敬仲號慈湖

宋人其事跡詳于宋史

王子守仁字伯安號陽明

聖廟從祀第五十九位

羅氏汝芳字維德號近溪

未明人其事跡見于明史儒林傳王龍溪附

彙載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上

明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冲參訂

大日本浪華源後素增補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朱鴻曰。孝根于心。謂之德。孝事于親。謂之道。夫

子欲曾子篤信此孝道。為治平之準則。故先以

至要二字。啓之言先王用此以順天下之心。而

仲尼居至。律脩厥德。古今文共以為闕宗明義章。



羅近溪曰道之為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始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公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

天下之民莫不親親長長因而和睦故上而人君下而臣民皆無相怨尤安于大順之中此可見德之至道之要也

○孫本曰至德要道一篇之大旨也然不曰君子有至德要道而稱先王以見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也使夫子得王者而輔之當執此往矣

○朱鴻集解曰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如人性中有仁義禮智皆德也此獨為德之至率行之皆道也此獨為道之要道與德非二也

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為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克不去不止推克不去即身心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時時公共而

自其見于通行謂之道本于自得為之德德則存諸心道則見諸事者所謂順者本心之德意人人俱在聖人亦不過因人心之同然而教之非強拂也如和睦與無怨尤俱是順故一順而天下化中矣

增補

○黃道周曰順天下者順其心而已天下之心順則天下皆順矣因心而立教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



云學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要道

陽明王子曰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

道德之本皆生於天因天所命以誘其民非有強於民也夫子見世之立教者不反其本將以天治故發端於此焉  
後素謹按至德要道非有二也皆指其本本亦生於天生於天者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而何而致良知則良能在其中矣朱氏黃氏之說雖未說破之然隱然顯乎言表焉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

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

○虞淳熙曰夫子說這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葉誰人止遏得住莫看這孝小了

○朱鴻集解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孝為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綏中國保四海無一物一事不在吾孝之中故云教之所由生也

○孫本曰夫子標題孝字則所以興東周之教而



繼帝王之治，統在是矣。

增補

○黃道周曰：本者性也，教者道也。本立則道生，道生則教立。先王以孝治天下，本諸身而徵諸民，禮樂教化於是出焉。周禮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雖有三德，其本一也。後素謹按：其本一也，一者良知也。良知者天賦之太虛靈明焉耳。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

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

○虞淳熙曰：人的一身，不是自己的，是父母生下來的。毀傷自身，就是毀傷父母。雖然不該貪生怕死，豈可驕亂爭鬪，觸天怒，犯王法，損壞他遺體。須是戰戰兢兢，如抱著父母出入，方是孝子起頭處。然身子既受之父母，父母推之，又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地，天地受之太虛。誰為太虛，凡天地人物，無窮無盡，通來只是一箇太虛。譬如道途，路路行得，譬如聲音，處處聽得，誰能阻隔。



無方體無窮盡  
語大天下莫能  
載語小天下莫  
能破者也孟氏  
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者是就人  
之良知發見得  
最真切篤厚不  
容蔽昧處提省  
人使入於事君  
處文仁民愛物  
與凡動靜語默  
間皆只是致他  
那一念事親從  
兄真誠惻怛的  
良知即自然無  
不是道蓋天下  
之事雖千變萬

增補孝經彙註 卷上

遮蔽若立起這萬物一體的身子君臣兄弟長  
幼朋友的路都通了却不是行道此人有先聖  
明王君子的聲名留傳後世却不是揚名好的  
父母配上帝之尊不是的父母得爭子之力宗  
廟中世世受享却不是以顯父母行孝臨了的  
事耶

增補

○黃道周曰教本於孝孝根於敬敬身以敬親敬  
親以敬天仁義立而道德從之不敢毀傷敬之

化至於不可窮  
詰而但惟致此  
事親從兄一念  
真誠惻怛之良  
知以應之則更  
無有遺缺滲漏  
者正謂其只有  
此一箇良知故  
也事親從兄一  
念良知之外更  
無有良知可致  
得者故曰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  
矣此所以為惟  
精惟一之學放  
之四海而皆準  
施諸後世而無  
朝夕者也

至也為天子不毀傷天下為諸侯大夫不毀傷  
家國為士庶不毀傷其身持之以嚴守之以順  
存之以敬行之以敏無怨於天下而求之於身  
然後其身見愛敬於天下身見愛敬於天下則  
天下亦愛敬其親矣故立教者終始於此也  
後素謹按敬字鄒文莊曰聖門要旨只在修  
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  
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劉三五亦曰敬知之  
無怠者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楊慈湖曰人咸以身體髮膚為己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於己因其愛己而啓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而不拂聖人循々善誘發明人心本有之道德行之以立其身則身

○朱鴻集解曰此總論孝之始終也夫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于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如何能得况四十始仕而移孝為忠亦理之常也  
又引陳氏曰上言孝之始終而不言中于事君者謂行道揚名則事親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立言者蓋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者豈必皆事君哉

為公器而不私名揚於後以顯父母則名為公名而不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於祖亦明此心之通無念也

○虞淳熙曰欲要立身不從太虛渺茫處做起今人一離腹中便在膝下此時承受父母的身子思量不敢毀傷他喚做始于事親天子看上帝就是父母諸侯以下看天子就是父母既是父母敢不竭力奉事這喚做中于事君把這大道行得盡名聲播得遠就喚做終于立身若只說始終不說中間一節我這立身之法不空虛便偏辟矣如何是孝  
○朱鴻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說得最廣不專



我人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為全人而無忝

指事君者而言

增補

○黃道周曰始于事親道在於家中于事君道在天下終于立身道在百世為人子而道不著於家為人臣而道不著於天下身歿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未嘗有親也天子之事天亦猶是矣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身之與保天下其義一也後素謹按人各致知愛親之良知其又有小

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其偏此身也小此身也偏小此身即羞辱父母也豈必為惡然後為不孝哉經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大淺深於是焉可知矣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大雅文王篇

○虞淳熙曰文王之德無聲無臭與上天一般如今脩至德要道便是那無聲無臭天之祖德蓋言一文王其餘先王可知

增補

○黃道周曰德脩則道立道立則名成君子之修德不為名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君子一不敬而墜七世之廟毀傷一人而毀及百世之



宗、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君子敬身如敬天、周家三世、皆有孝德、乃命於天、武王數紂之罪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其道正反、故君子修德、敬身之為貴也、

後素謹按、修厥德、修孝德也、修孝德、亦唯致今良知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子曰愛親者至兆民賴之古今文共以為天子章

羅近溪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思耶、曰此恐流於兼愛、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只恐子心尚殘忍、無愛

○孫本曰、此叙五等之孝、言天下之人、各有所當盡之孝、而其孝各自為始終者也、孝不外愛敬、愛敬乃此經之脈絡、靡不通貫、故始于愛敬、其親而終于加百姓刑、四海者、天子之孝也、

○虞淳熙曰、凡人愛惜父母之身、便不敢嫌惡眾人、與人與我同受之身、尊敬父母之身、便不敢輕慢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所以立起萬物一體之身、連四海百姓、都不惡他、慢他、直至親民、然後



之可流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賢聖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此樂寧獨舜有之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好也即樂之所由來也試

是愛敬的盡處到盡處時人人學做孝子人人

增補

○黃道周曰天子者立天之心立天之心則以天視其親以天下視其身以天視親以天下視身則惡慢之端無繇而至也故愛敬者禮樂之本中和之所繇立也惡人以惡其親慢人以慢其親則雖庶人不為也夏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

觀赤子初生無幾厥親厥兄獲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閱顏而笑又加百倍矣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惟愛即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衆人一也衆人初生亦與大舜一也但衆人以外物入其心舜則愛慕終身惟欲父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敬者愛之實也愛敬盡於事親而惡慢消於天下惡慢不生中和乃致不言德教而德教盡於是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是怨神罔是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之謂也後素謹按愛敬便是孩提愛親敬兄之愛敬而非自外做來者也雖堯舜之愛敬亦惟此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尚書呂刑篇



母兄弟之權而已故曰允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懼孝弟之意即自然喜懼孝弟之人凡言行之合於孝弟者樂然取之惟恐不得彼與我一我與彼一若合衆水之流而趨下流合衆流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天下定天

○虞淳熙曰天子法舜之孝不敢輕易用刑便有祿位名壽的慶事一人既有慶事兆民都受福蔭家家和睦人人無怨矣

○朱鴻曰天子能愛敬其親而不敢慢惡于人即一人有慶也德教遠被四海典刑即兆民賴之也

**增補** 不善對不生中味不喜新樂而謝

○黃道周曰易曰來章有慶譽吉慶譽皆孝也皆福也天子以孝事天天以福報天子兆民百姓

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性善也是見得狹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也而其言必稱堯舜也是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狹狹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忤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有之以達己之

則其膚髮也又何不利之有  
又曰賈生曰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



孝而為天下之  
孝達己之弟而  
為天下之弟而  
樂於成其仁義  
之化無疆無盡  
也其王天下與  
否不止是大舜  
之心不與即天  
下萬世之論大  
舜者亦不與不  
觀其王天下之  
久所行之政美  
帝千百今時未  
必皆傳而所傳  
者惟孝弟焉其  
孝弟又皆深山  
側陋耕稼陶漁  
之時所行者也

信乎狹提之愛  
敬可以達之天  
下信乎君子之  
三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焉經曰  
愛敬盡於事親  
德教加於百姓  
舜之謂也

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  
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  
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  
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  
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  
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  
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  
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  
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

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  
不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  
之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  
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盡在是矣。天下之命  
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



也。彙數譯而不能相通。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則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記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賈生之言。未及於教。孝也。然於愛敬之義。則近矣。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在上不驕。至如履薄冰。古今文共以為諸侯章。

○虞淳熙曰。諸侯的爵祿富貴。是天子與他的。社稷人民。是祖宗傳他的。身體髮膚。是父母生他的。總來。又是天地付他的。自家沒一些子分。豈得自高自滿。只謂他生長豪門。習尚驕侈。一向放縱去了。如何稱得孝子。如今他爵位高。似乎危險。若肯反本。便能持敬。不至危險。俸祿多。似乎傾翻。若肯反本。便出入有限。不至傾翻。既然高而不危。天子與他的貴。終身不離。既然滿而不溢。天子與他的富。終身不離。保祖宗傳的社



稷和祖宗傳的民人、這社稷民人、父母滿望子孫保守和睦、他能如此、豈不是孝、

○孫本曰、國家傳之先世、子孫不能保而守之、至于危亡者、恒以驕奢之習勝、禮法之防踈也、其為不孝大矣、故始于戒驕溢、循節度、而終於保社稷者、諸侯之孝之始終也、

○朱鴻集解曰、此諸侯繼述之孝、蓋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今諸侯為社稷之主、而以時致祭、自然風雨調、生理順、人心無不和悅、

矣、國其有不永保者乎、  
又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

增補

○黃道周曰、諸侯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於天、故天子之於天、諸侯之於天子、其事之皆如子之事親也、周頌曰、來見辟王、曰求厥章、言其制度出於天子、非諸侯所得自與也、夫以天子不敢惡慢於人、以諸侯而驕溢、則既適隨之矣、諸侯之有耕籍蠶桑、泮宮庠序、宗廟社稷、人民道皆



侔於天子其稍殺者謹節之耳諸侯而不謹節猶支庶子之僭濫於父祖也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是則庶乎可言愛敬者矣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雅小

○虞淳熙曰諸侯戰兢恐懼如此謹慎方得免死

○可見這富貴社稷民人不是安逸受享的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為孝也

謹按詩肯是全孝心法故曾子詠此詩以傳弟子不但諸侯當然也

此按語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甚矣諸侯之危也為人子而負驕寵

又遠於膝下則其危也不亦宜乎故臨淵履薄

者諸侯之學無以異於曾氏之學也曾子曰殺

六畜不當及其親吾信之矣使民不以時失國

吾信之矣殺六畜不當及親則是世無可殺者

也使民不以時失國則是世無可使者也刀鋸

不敢加於六畜鞭朴不敢加於徒役則是無以

國也無以國而猶得保和之業謂是天子之所

大夫兼  
今天夫以  
至以兼一人  
非夫一人也



皆也、商頌曰、歲事來辟、勿予福適、稼穡非懈、是之謂也、

後素謹按、黃氏引曾子之語云云、前則無仁

矣、後則無義矣、故若真致良知、則仁義中正

發皆中節、而要從臨深履薄慎獨之實工夫來、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

非先王之法服、至以事一人、古今文共以為鄉大夫章

也。

○朱鴻曰、先王制服飾以辨等威、垂謨訓而示鑒

戒、貽矩矱以作典刑、皆法也、卿大夫服法服、道

法言、行法行、遵法合道、而無一之可選擇、能言

行滿天下、而無有失言、無少怨惡、備此三者、是

能率祖攸行、而宗廟可保矣、

○又集解曰、法言德行只一理、揆道而言曰法言、

率德而行曰德行、蓋人之相與、先觀容節、次及

言辭、後考德行、是故首服、次言行者、先輕而後



重也、後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詳重而略輕也、下文又曰、三者備矣、總結之也、

○孫本曰、始則致謹于容服言行之間、動遵法度、而終于守宗廟者、卿大夫之孝之始終也、

○虞淳熙曰、上天經常不易之法、傳與天子、天子口代天言、身代天事、五服之錫、亦代天命、而彰有德、完全是天、就君臣父子之分論、又完全是父、孝順天子、便是孝順天地、孝順父母、故立身保宗、全在于此、

增補

○黃道周曰、服者、言行之先見者也、未聽其言、未察其行、見其服、而其志可知也、仁人孝子、一舉足、不忘父母、一發言、不忘父母、繇父母而師先王、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有師之嚴、雖不言法、而法見焉、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桀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夫非先王之車服言行、而敢於服之不疑、非桀紂而敢如此乎、詩曰、心之憂



矣、於我歸說、  
 又曰、言而後世法之曰法、行而天下繇之曰道、  
 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豈有他、  
 曰孝而已、孝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終日行亦  
 不在悔之中也、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無它慎之也、詩曰、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蓋其  
 慎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  
 乎、  
 後素謹按、後改申言行、而不及法服者、不特

詳重而畧輕也、蓋服色有因時王而變革者、  
 故畧焉歟、如言行則何變革之有、其中言之  
 以此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大雅蒸  
民篇

○虞淳熙曰、仲山甫修其威儀、為王喉舌、早晚小  
 心翼翼、式于古訓、不敢懈惰、專心以事君王、其  
 明哲保身、不辱父母的道理、却盡于此、  
 謹按、衣服言行、與詩中威儀喉舌相合、法先王、  
 與詩中古訓是式相合、守宗廟、與詩中明哲保



身相合、此按語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卿大夫之事天子、亦猶之事其親也、而尊嚴倍之矣、諸侯處優、而卿大夫處劇、公侯之得失、邦國之治不治、天子不責於諸侯、而責於卿大夫、故卿大夫之愛敬、合於天下、而後致於天子、非仲山甫、則未可語此也、

後素謹按、夙夜匪懈、只是盡於敬一字、自非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孰能與此哉、故黃氏

資于事父、至無  
黍再平生、古今  
文共以為士章

○曰、非仲山甫、則未可語此也、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朱鴻曰、父母皆親、故取其事父者、以事母、則愛母亦同、君父一理、故取其事父者、以事君、則敬君亦同、但父嚴而母慈、愛生于慈、故母資其愛、親親而君尊、敬起于尊、故君資其敬、若夫父以



息則天親、以義則嚴君、故愛與敬兼之、能盡愛

敬則孝矣、

又集解曰、移孝事君、則盡心無慝而為忠、移敬

事長、則循理無違而為順、忠順不失、則爵祿可

保、祭祀不失矣、夫士亦以保爵祿守祭祀為言

者、從所重而言之也、

又引董氏曰、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

兼之、所以致隆于一本也、

○虞淳熙曰、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

大共曰、為士者  
必重和生古今  
愛于親父也

于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敬同于父、亦

應愛同于父、故取父子之愛事君、就喚做不忍

欺君之忠、取父子之敬事君、就喚做不敢慢君

之順、總來孝君時、連著孝親、孝親時、連著孝君、

無二道也、

○孫本曰、惟士無田不祭、故始于忠順以事上、使

不失其爵祿、而終于守祭祀者、士之孝之始終

也、

增補

曰、人限天、其限此、其限日、其限歲



○黃道周曰、父則天也、母則地也、君則日也、受氣於天、受形於地、取精於日、此三者、人之所繇生也、地亦受氣於天、日亦取精於天、此二者、人之所原始及本也、故事君事母、皆資於父、履地就土、皆資於天、二資者、學問所繇始也、子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君尊而不親、以父教愛、而親母之愛、及於天下、以父教敬、而尊君之敬、及於天下、故父者、人之師也、教愛教敬、教忠教順、皆

於父焉取之、因父以及師、因師以及長、愛敬忠順、不出於家、而行著於天下、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小雅小死篇

○虞淳熙曰、人生有如鶴鴿、一身首尾相顧、乃得全生、又如螺螄、兩箇形體相負、乃得化生、父母生我、不必言了、凡全我化我的人、皆有生我之恩、當朝夕戰戰兢兢、無忝所生、方是孝子、

增補



○黃道周曰、蓋言學也、孝不待學、而非學則無以孝、無以孝、亦無以教也、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繇學乎、夙興夜寐、蓋言學也、非學為從政而已也、

○後素謹按、非學則無以孝、孝便是良知、學乃致良知也、致字至重、故致云、則學皆在其中矣、

用天之道、至味之有也、古文為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

二章、今文為庶人章、

之孝也。

○朱鴻集解曰、用天四時之序、而耕耘歛獲、以順其時、用地五土之宜、而稻粱黍稷、各從其便、則物得以生植、而衣食有資、又且修身而不妄為、節用而無妄費、則生財有道、處事得宜、既不陷于刑戮、而又能免于饑寒、不惟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在其中矣、

○孫本曰、庶人始終、止于養父母而已、上言蓋者、有不盡之意、庶人獨言此者、以無所廣也、亦不



必引詩證之矣、

增補

○黃道周曰、君子資於天地、得其尊親、小人資於天地、得其樂利、小人資其力、君子資其志、君子致其禮、小人致其事、其要於敬養、不敢毀傷則一也、然則君子不言養、小人不言敬何也、顯親揚名則養也、謹身節用則敬也、君子之有廟祀、小人之有畝澮、大小殊致、有身則一、愛敬忠順、與為謹節、何以異乎、謹節則不傷、不傷則不毀、

不傷不毀、則言行皆滿於天下、言行皆滿於天下、則皆可配於天地矣、然則天子與庶人、微其詞何也、曰、庶人明於人、非明人者也、則於人、非則人者也、至德要道、不之總也、故此之、此之者、微之也、謂夫士君子而尚庶人之事者也、庶人之於卿士、猶諸侯之於天子也、後素謹按、廢人之於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也、其業固不同、然修身齊家則不二矣、故以謹身節用、為養父母之本也、大學曰、自天子以







所同也、人性之  
所自有也、人性  
之所自有、而為  
特為亂者、動於  
意而昏也、孔子  
每每戒學者、毋  
意、絕其昏亂之  
萌也、意欲不作  
清明和融、為愛  
敬、為博愛、為敬  
讓、為不敢、為不  
驕、不溢、為德義  
為禮樂、為不敢  
遺小國之臣、為  
不敢侮鰥寡、為  
不敢失於臣妾  
為不敢從父之  
令、懼其父得罪

增補孝經集註 卷上  
等之孝、而教人、因其分之所<sub>下</sub>得為、與力之所<sub>下</sub>可  
為者、而行之、亦甚易易焉耳、故終之以<sub>下</sub>孝無終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又集解曰、此通結上文、以重致戒勉之意、孝之  
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  
親、立身、則福患鮮有不及之者、如天子不能保  
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  
庶人不能保其身、理勢之必然也、

增補

於鄉黨州閭、為  
補君之過、為哭  
不哀、禮無容、皆  
此心之變化、一  
以貫之也、不可  
以為彼粗、此精  
也、曰粗、曰精者  
意也、非皆所謂  
無所不通者也、  
其物似千百千  
萬、其實未嘗十  
百千萬也、故曰  
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  
無所不通、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此心

○黃道周曰、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顯親、孝之  
終也、謹身以事親、則有始、立身以事親、則有終、  
孝有終始、則道著於天下、行立於百世、敬愛其  
身、而惡慢絃之、小則毀傷其身、大則毀傷天下、  
曾子曰、既患縶生、自織織也、君子夙絕之、夙絕  
之如何、曰敬而已矣、君子未有<sub>下</sub>不敬而免於患  
者也、絃字典曰去  
魚切繼也  
後素謹按、患一字其所包至深矣、不特天子  
喪天下、諸侯喪社稷、大夫喪宗廟、士庶人喪



之神無所不通  
光明如此由此  
謂之正學失此  
謂之偽學而章  
句陋儒取孔子  
所與曾子之書  
妄以己意增益  
之曰開宗明義  
章曰天子章曰  
諸侯章取混然  
一貫之旨而分  
裂之又刊落古  
文閨門一節破  
碎大道相與妄  
論於迷惑之中  
而不自知此惟  
心通內明乃克  
決擇

身也治是經者宜盡心以味焉而可致人

對香鑪焚香六字其意自是然亦不辨天子

曾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上終



